

主題 | 韓國濟州四三事件與《順伊三寸》

講師 | 玄基榮

主持人 | 朱立熙

即席口譯 | 郭秋雯

時間 | 2019 年 11 月 17 日 (週六) 09:00-12:30

地點 | 國立台灣文學館 B1 國際會議廳

主辦單位 | 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、國立成功大學(人文社會科學中心、台灣文學系)、國立台灣文學館、二二八國家紀念館

朱立熙：玄基榮作家開始演講之前，我先簡單描述一下濟州 43 事件是怎麼一回事，這個事件是發生在 1947 年 3 月 1 日。在 1919 年，韓國是三一獨立運動，而 1947 年的三一獨立運動是在二十八週年之後，濟州島在市中心有一個「北小學」，大概有四五千人集會紀念三一節，集會完之後就走上街遊行，過程當中並沒有暴力的示威。但有個騎馬的警察，把一個小孩踢傷了，群眾就憤怒包圍，那隻馬也緊張地跳起來，警察就對群眾開槍，當場有六個人被警察槍殺，這個事件就剛好跟台灣二二八隔一天。踢傷小孩，當場擊斃六個人，跟二二八賣涼菸的林江邁、圍觀的陳文溪被誤殺一樣。所以當時發生這個事情後，1948 年 4 月 3 號，本土陸續一直派來軍隊跟警察，另有西北青年團。這些團員是從北韓 1945 年之後陸續逃來南韓，極端右派、強烈反共的人。他們在濟州島，從 47 年 3 月 1 號到 48 年 4 月 3 號，繼續殺人。後來 4 月 3 號濟州島的人忍無可忍底下就從濟州島最高的漢拿山揭竿起義，衝到山下攻擊派出所、警察局以及西北青年團，這之中有許多無辜的濟州島人受害。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號韓國光復，到 1948 年 8 月 15 號大韓民國成立之前，這三年都是美軍政府期，南韓由美國託管，北韓由蘇聯托管。1947 年三一事件發生之後，駐韓美軍司令就指示美軍政府下面的警政部長、內政部長，派兵、派警察到濟州島鎮壓。起義以及大韓民政府建立後，美軍將政府交給韓國國會選出來的李承晚，所以之後再發生屠殺，就是大韓民政府要負責。

那一年 1948 年的 10 月，李承晚在濟州島蓋了警備司令部跟警總，十月成立駐軍之外，也從麗水跟順天，南韓的最南邊地方駐軍調派，但這兩地的駐軍倒戈、叛變，不願意屠殺自己人民，所以拒絕到濟州島去，叫麗順事件。十一月份，李承晚宣佈濟州島戒嚴，然後對濟州島焦土化作戰，同時也限定部分離海岸線五公里以外山區的人都視為暴動份子、格殺無論。因為離海岸線五公里，差不多是已經到山坡，躲在山上的人都被認為是暴動份子，後來很多平地居民也被殺。濟州島是個火山島，有很多熔岩洞窟，很多人就跑到那個半山腰，躲在洞窟吃烤馬鈴薯維生。

北村差不多在半山腰的地方，我們去年八月有去那裡。這是 1948 年 11 月，農曆的 12 月 18 號，就是 1949 年的 1 月 17 號，那一天有個大屠殺，把全部的村民都當作是南朝鮮勞動黨、共產黨屠村，當時村民一千五百人，約有六百人被殺。整個濟州事件一直拖到韓戰之後，韓戰在 1953 年 7 月 27 號簽訂了停戰協議，1954 年 9 月 21 號，漢拿山禁足，禁足解除了之後，濟州事件才算完全結束。從 1947 年 3 月 1 號到 1954 年 9 月 21 號，七年七個月，濟州四三事件，人權蹂躪比較像是台灣的二二八加上白色恐怖，估計死亡人數在兩萬五到三萬之間，這是官方的調查報告，二二八是一萬八到兩萬八之間。他們現在已經查出有名有姓大概一萬四千個，有些根本找不到遺骸，有很多人被抓到本土去關在監獄裡面。而在兩萬五到三萬五之間大概有 11% 是十歲以下的小孩跟七十歲以上的老人，只要家裡出了一個南朝鮮勞動黨的人的話就全家滅亡。我們到濟州島和平紀念館看到有慰靈碑，有每個人的名字，如果你看到同一戶，父母名字下面三個人，如果第二個字是同樣的字表示是三兄弟，全家滅亡。當時濟州島的人口，三十萬人有十分之一被殺。簡單介紹濟州事件，讓大家有基本的了解之後，就把時間交給玄基榮。

玄基榮：大家好我是濟州島來的作家，玄基榮。台灣也是一個島國，濟州島也是一個島，雖然是島，但可以說是中心，從島這邊眺望整個大陸，就像從台灣去眺望全世界。濟州島跟沖繩，甚至下面的菲律賓都是非常鄰近的，島對島的相會非常重要。台灣也受到中國的侵害跟支配，一路走來，現在我們就是島跟島之間做連結，我們是否能碰撞出美麗的火花？以前我對台灣所知道的就是曾經受過荷蘭的統治，葡萄牙人對台灣說，美麗的島，福爾摩沙。大家都知道，濟州島也是很美麗的吧？而這兩個島，竟然在同時期受到類似的災難。剛才館長稍微介紹了所謂的白色恐怖，可是台灣人對於二二八的詳情好像比較模糊。這個二二八事件是在七十二年前的事，為什麼現在還要很真摯、嚴肅地來來看待二二八還有四三。

我認為，經過七十幾年這麼長的歲月，中央政府一直把這件事情當成禁忌不講。這麼長的歲月不講，因為政府是加害者，是一種「忘卻的政治」。所謂的「忘卻的政治」就是政府想要讓國民忘記這些慘痛的事件，讓國民不記得政府曾做過不公不義的事情。所謂記憶鬥爭或者是記憶運動，就是為了要對抗這些做假、真實扭曲的東西，讓真相明白、過去的記憶重新復原，這個叫記憶鬥爭或者叫記憶運動。中央政府他在經營一個國家，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好好來思考，到底國家是什麼？國家應該是保障國民的生命財產的機構，如果沒有制度的話會亂成一團，所以政府跟人民互相約定讓國家可以好好運轉，簡單來講就是要保護人民的權利、伸張人權。

對人而言，什麼是最重要的？應該就是生命吧！在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，不就是一個人做了不當的決策，讓很多生命逝去了？四三事件當初其實島民也只是提出一個正當的要求跟希望，就是反對美軍政府重新再用親日的餘孽，畢竟他們在日治時代做了很多壓榨的行為，島民希望這些都不要再任用。第二個反對的理由就是，脫離日治時代，應該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國家，可是因為美國跟蘇聯的關係，分成南北韓，這是他們沒辦法忍受的。各位現在也知道南半島是以三十八度分為南北韓，這是當初全國民都反對的一件事情，當時最積極反對這個的地方就是濟州島，反對運動很平和，後來卻演變成朱老師所說的後來死了六個人。

而二二八是在 1947 年的 2 月 27 號連接到 2 月 28 號，接下來就是 3 月 1 號，雖然大家知道四三事件是隔年的 4 月 3 號，可是在 2/28 與 3/1 如此接近的日子發生了類似的事情。人類最重要的就是生命，可是國家卻扼殺了這些生命。國家是應該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地方，人民去創造國家制度，其實就是希望國家保護我們，但現在國家卻反而破壞或傷害數萬人民，以濟州來講，是三萬人，二二八則是兩萬多人。國家殘酷地侵害人權、殺人，我們必須很深刻地來思考這個問題，國家到底是什麼？以島的立場來看大陸，大陸是整個國土，這些島曾經遭到掠殺、掠奪，來到這樣的處境，可能是這種感覺，從現在來看待這件事情，四三跟二二八才會連接在一起。

據我所知道各位現在手上這本書，也是由二二八基金會所準備。現在四三跟二二八其實是國際的連結，過去這件事情是被抹煞的，國家也許會做加害的行為，弱者們應該要做些聯繫。若是少數人，就很難對抗國家這個機器。可是如果少數跟少數連結在一起，是一個相當大的力量，透過國際的連結是可以充分對抗政府加害行為。也許各位眼中，我雖然是文學家，其實是在做一個調整的動作，因為是文學家，所謂文學家就會有登入文壇的啟發點，當初我是以《父親》這本書正式登入文壇。正式登上文壇後，我就在想，我如果沒有來講濟州島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。但文學作品如果講真實的故事好像不是那麼有趣，很枯燥、講一些道德的東西，二二八只講歷史其實是很無趣。但這同時也是非常淒慘的事情，如果血淋淋地把這些歷史寫在文學裡面，對讀者而言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，可是我還是要把四三當作一個素材寫出來，好像受到這三萬冤魂的指示，叫我寫。

我在寫的當下，沒想到會被中央政府權力遭受無理的對待，可是我覺得沒辦法不寫，四三這個悲慘的事件是在我大概七歲、八歲左右的事情。我說話有點結巴大概是那時候受到的後遺症，我親眼目睹那個殘忍的事件所以講話會結巴。可是畢竟我還小，全貌沒辦法看到，所以必須去採訪當事者。各位一開始看到那部紀錄片，那個村莊就是北村，有四百人被殺，死了很多人。北村已經滅村了，雖然我自己的村莊也很慘，但北村是最慘的，所以我就以北村為題材去寫四三這個故事。當我去做口述歷史，採訪的時候，我想要知道當初是怎麼樣的受害的、是怎麼回事，可是沒人告訴我。這些人除了不跟我講之外，還懷疑我是不是政府派來的，這讓我想到這就是「忘卻的政治」對人類帶來的重大影響。我曾經一邊哭一邊要求他們，告訴我，請告訴我當初發生什麼事情。我也曾說，當你們某一天死去要到地獄去見你們之前的祖先，你到底要跟他們說什麼？你有什麼臉跟他們說？今天我是一個年輕的作家，想要來做真相的調查，可是你們都不講，等你們都死去到地獄，有什麼臉見你們家人？他們一定會罵你。後來有採訪到一些人，我一邊哭一邊聽著這些故事做錄音，寫的過程中，其實也幾度落淚。各位手上所擁有的這本書，就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所寫出來的。

我為了要打破這個禁忌就開始寫，可是寫了之後，也被中央政府抓去嚴刑拷打。《順伊三寸》當初其實被列為禁書，有十五年不能賣這本書。後來因為民主化過程，有了美好結果，就解禁了。我認為有好多事件，四三事件是一個，因為《順伊三寸》出版，我也覺得是個事件，後來被抓走也是一個事件，當初被嚴刑拷打的時候，已經到瀕臨死亡那種害怕的恐懼。全身都遭受鞭打、都是瘀青，皮肉見血。之後，一年半期間，因為覺得太委屈、壓抑，完全沒辦法寫書。那時候開始，我開始酗酒，我現在變得很愛喝酒。在這一年半當中常常在大白天宿醉，有一天在做白日夢，然後夢到一道光，隨著一道光進來一位穿著白衣服的女人。也許對很多人來講，大白天、白光、白衣服女人會把它當成藝術，也許有些人因為那樣就開始信基督教，覺得是神。但是我看到這個之後，我覺得他就是順伊三寸，這是這本書的由來。三寸本來是舅舅叔叔，但是他翻譯成男女都可以，而這位本來穿白衣的女士就是順伊三寸，他好像在跟我說：不要再喝酒了！趕快給我醒過來寫！我好像被抨擊到，才提起勇氣去書寫。

但是有些讀者也曾經這樣批評，幹嘛每次都寫這麼悲慘的故事，不會寫一點陽光的小說嗎？我當然也很想這樣，寫其他題材更滿足讀者，事實上我也不是全部都寫四三的故事，四三故事是三分之二，剩下三分之一是其他的故事。我其實也不斷對自己說：不要再寫四三，寫一些其他題材吧？可是我本來是想要寫其他題材，卻在夢裡也在做四三的惡夢，夢到我被陸軍抓去嚴刑拷打的畫面。做這個夢被我自己尖叫聲與流了全身的汗驚醒，才知道當初在夢裡對我嚴刑拷打的人不是軍隊、軍政府，而是四三的犧牲者。當然我也會問說，你為什麼要對我嚴刑拷打？整個四三的冤魂就會說，你懂四三什麼？繼續給我寫。這樣的惡夢、夢境曾經做了兩次，所以我就想說，這大概就是我的命運，四三是我們去做的事，今天才能夠來到這跟大家分享。

《順伊三寸》現在也還在販賣中，可是因為內容太悲慘了，有一些讀者拒絕閱讀。因為《順伊三寸》這本書裡面，經歷過很可怕的事件，這些事件其實是國家所犯的行為，所以讀了這本書必須要批評國家，這對讀者而言是很難接受的，也很多讀者不想看。過去那麼長的時間，四三的歷史是被扭曲、抹煞的，迎接七十週年的時候，在首爾心臟地區的光化門廣場展開了很盛大的活動。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宣言就是：四三事件的歷史是大韓民國的歷史。為什麼我要振聲疾呼的宣示這件事情呢？因為過去大韓民國的歷史裡面是扭曲、抹煞四三，四三被當作不曾發生的事，甚至從歷史課本裡面排除，而那時候在光化門廣場辦這個活動就

是說，四三「也」是大韓民國的歷史。二二八應該也是同個意思吧，二二八歷史應該有它的正當性，正當地放在台灣歷史裡面才是對的。

二二八也好、四三也好，這麼恐怖的歷史事件在強調消費的社會，台灣也好、南韓也好，對人民而言是不太尊重的。而且在韓國消費社會，不太唸書的年輕人也很多，大家現在都上網、用手機。在座也有不少高中生的樣子，希望你們多念一點書，少用一點手機，對未來是比較好。不是說內容不當的書，只是手機資訊太氾濫了，新聞，假新聞更是滿天飛。在網路的訊息裡面，有很多對四三不正確的消息，我相信在台灣也是這樣，對二二八不正確的解釋。

文學是可以忍受一些悲傷並享受的，就像唱歌，唱悲傷的歌也是很享受在其中的，愛情的投射是很令人回甘的。小說也好，詩也好，都是記載著一些可以承受的悲傷，幸福的、悲傷的都是讀者可以接受的範圍。對二二八、四三這些慘事，這些是很難言喻的悲傷，轉換為小說時是非常辛苦的。四三因為死了太多的人，又不是禽獸，怎麼能夠那麼多的死亡？雖然是這麼難以承受的悲傷，可是不能忘記，必須把它記下來。在座今天有很多年輕人，希望各位可以對二二八做再記憶。各位知道德國奧斯威辛的納粹集中營，大家聽過吧？這個地方我去過，在正門有一句話這麼寫著：「比起奧斯威辛集中營，更恐怖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人類把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這件事情給忘卻。」現在我們把奧斯威辛這個名詞用二二八來取代，「比起二二八事件，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，就是忘記了二二八事件。」今天就以這句話結尾這個演講。

（以下觀賞第二部，濟州四三基金會做的影片，也等於宣導他們基金會在做什麼）

朱立熙：我這邊再補充一下，在 1948 年四三發生之後，大韓民政府才在 8 月 15 號戒嚴。十月份在濟州組軍，十一月份宣布戒嚴，十二月份李承晚政府制定了國家保安法。因為這個國家保安法，濟州四三才會成為禁忌，如果你有任何言論「容共利敵」，就是讚揚共產黨、南韓勞動黨，可以用國家保安法定罪。一直到 2000 年，金大中總統制定了濟州四三特別法之後，才不會再用國家保安法來懲罰。2003 年調查報告之後出來，金大中總統向濟州島的人道歉，國家公權力的濫用讓濟州島的人受害。這是我一點補充，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接受提問。

觀眾：玄基榮作家好，朱老師跟郭老師。我是高雄市左營高中的英文老師，想跟作家分享的一件事是，有一句英文是這樣說：History doesn't repeat itself, but it does rhymes.意思是歷史並不會完全重蹈覆轍，但會以可怕、相似的細節再重複。這樣的傷痛其實很多國家都經歷過，不論韓國、台灣、德國或者是盧安達，怎麼會遺忘這麼快呢？為什麼現在還有很多國家利用他的國家暴力展示跟過去相同的惡行？作家剛剛說，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遺忘了，所以記憶很重要，我非常認同這句話。因為失憶會造成整個世代集體沈默、失語或不想提起。我在高中教書，有兩個例子想跟作家分享。除了記憶，或許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對那段歷史擁有共感。

第一個例子是我現在班上有個高一的學生，他從韓國來到台灣唸書，我請他朗誦濟州四三事件的兒童繪本，這個繪本標題叫做「木頭印章」。朗誦結束他跟我說，他過去完全不清楚韓國有這段歷史。他知道光州，但不知道濟州。他覺得很羞恥，身為一個韓國人，居然不知道他的國家過去面臨這麼大的傷痛。他曾經因為世越號事件為這些韓國的學生傷心流淚，現在讀完這個繪本，也覺得我會為這些靈魂哭泣。

我前兩個禮拜才從濟州回來，我的感受就非常不一樣，當時許多濟州高中生和濟州姐妹城市高中生們，我們也被安排到濟州四三紀念公園去參訪，可是學生大使只淡淡地說：「這是一件對濟州人很傷痛的事件，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嬉鬧哦！」就結束了。所以很令人悲傷的事情是，很多國家的高中生在那個地方嬉笑追逐打鬧，這件事情我們看出來，記憶這件事情很重要，但是對事件有共感可能會是艱鉅的任務。

想要請問作家的是，1987年韓國民主化運動街頭，還有這本書解禁，當時的氛圍就是什麼樣的？您感受到什麼樣的韓國社會？1987到2019，這個氛圍還存在嗎？第二個問題是在未來會希望濟州四三事件是什麼，或是有什麼樣的任務需要被達成嗎？謝謝。

玄基榮：身為濟州人、四三事件的書寫者，我很謝謝台灣人民對四三事件有這麼共感的心情。除了忘卻這個問題，我要講一下生存犧牲者，就是當初受迫害生存下來或是他們的遺族。對這些人而言，是想要忘卻但無法忘卻，一生都帶著回憶的人。更正確來講，所謂生存犧牲者，不是活在這世界上，而是留在當初那個片刻。不管是四三或二二八這些生存犧牲者，他們還停留在那個事件當時那一刻，如果他有遭遇到不幸，這都是一輩子無法忘記的回憶。

國家會忘記這些事，有嚴重的健忘症。我們來看看美國就好，世界上所有戰爭都跟美國有關係，四三也是、韓國戰爭也是。沒多久又有越戰、伊拉克戰爭。當初在越戰，美國自己死了很多人，他們全國民都在講不要再戰爭了，結果不到二十年，又發生了伊拉克戰爭。對我們每個個人所遭遇的苦痛、災難，都是難以忘記的，可是國家通常都會忘，所以我們應該要聯繫起來、團結起來。如果沒有辦法保護人民的生命，這樣的國家有存在的必要嗎？我常常都會去提問，國家到底是什麼？世越號大家都知道，要去畢業旅行的高中生就在船難當中死了，在那個事件的當時，應該許多人提出這樣的疑問：國家到底是什麼？無法保護人民社會安全的國家，到底可以為人民做些什麼？不管是四三還是二二八，已經不只這樣的程度了，是以全國民當作戰爭對象的戰爭。

國家到底是什麼？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，一起共同來努力、創造更好的國家，讓後代子孫可以愉快玩耍的國家，讓國家人民活得更好，有更溫暖、幸福的家，我們應該要多做努力。到底要怎麼做比較好呢？首先對於這樣的事件，我認為要好好、正確地把正史記錄下來。所講的記憶鬥爭，還有這個記憶運動、鬥爭過程當中，其實有很多人在做。對這個島的死傷的追悼儀式不僅僅只是參加，即便一年一次的活動都必須把他辦得非常有意義，我認為可以弄得全國人民都可以去參與的。這樣子的活動如果辦得太嚴肅、哀悼，可能有他為難的地方。我們濟州島的葬禮來講，當把這位故人埋了之後，大家會去唱歌告別。我認為逝去的家人也不希望後代死孫這麼地傷心，若能快樂唱歌、喝酒，這位故人也會很高興，跟著想要唱歌，二二八、四三也好都會有拜拜儀式。在這樣的日子裡面，大家相聚、喝酒，也抱著哀悼的心情。如果一年相聚，把這活動辦成藝術的活動讓大家參與，我想這些逝去的靈魂們的心情也會很好。透過比較輕鬆的活動，也可以從忘卻的過去再次書寫。我有一種想法就是，就我所知的二二八，因為台灣各個地方都會舉辦，有點分散，我認為要找方法聚集在一起，讓大家可以同時來追悼這個日子。

雖然教科書到歷史書裡面沒有好好記錄這件事，不過現在文在寅政權對於所謂歷史清算、轉型正義是很重視的，我相信不久的將來，會在歷史書上交代清楚。那時候應該會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，但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記憶的鬥爭。目前在國會有一個要求，就是要修訂這個特別法。可是組成國會的議員大多是在野黨是比較保守派的，他們也都反對。這個特別法的內容是要補償受害者，再來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受到的創傷要治療的這些措施。

觀眾：想問玄基榮教授，因為這本書被刑求、被嚴刑拷打，你的家人朋友知道這件事嗎？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？受害者看到你這本書，他們的感受是什麼？

玄基榮：當初我被抓走的時候，是我老么出生的時候，我的太太也是老師。他那時候聽到，對家人而言其實很大的影響，也沒有可以哭訴的地方。像剛才講的還是很多人覺得那些暴徒被殺是難免的，可是他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能怎麼樣，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讓這樣的人變少，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。

至於讀者的反應，那時剛出版的反應跟現在的反應其實是不太一樣的，剛開始出版的時候就是朴正熙的獨裁時代，讀者閱讀了這樣的事情，只覺得這作家完蛋了。讀者他們是害怕的，他覺得這樣的氛圍底下你批判政府，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讀了之後，就把這本書丟掉，怕讀了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。現在已經來到民主化的時代，稍微不一樣，也是很多人讀了之後會覺得，原來韓國有發生過這麼恐怖的事情。雖然反應是不太一樣，可是特別是年輕人，看了之後是很驚訝的，那個害怕也是跟以前一樣。因為以前是獨裁，他讀了，可能也會被抓走，可是現在看起來太恐怖了！怎麼會無法去面對這種曾經發生過的災難？

朱立熙：我上個月去釜山參加一個釜馬抗爭四十週年的一個紀念儀式，文在寅總統有去。我去報告，台灣 1979 到 1987 發生什麼事情，跟韓國一樣，濟州四三跟二二八是同一個年代，我們有白色恐怖，他們也有輔導聯盟。1979 年 1 月美國跟台灣斷交，一月中旬余登發事件，余登發父子知匪不報被逮補，四月份判刑八年，後來就發生了橋頭事件。當時還不能組黨，黨外人士到橋頭、余登發家示威，那是戒嚴之下最大規模的示威、民主抗爭。1979 年的 10 月 16 號到 19 號釜山大學生為了抗議 1972 年制定的維新憲法，總統終身職可以做到死。大家為了抗議這個 1972 年制定的憲法，國立釜山大學學生 10 月 2 號五千多學生先上街；17 號，釜山的東亞大學跟進，縱火燒了十六個派出所跟警察局；18 號、19 號，釜山旁邊的馬山的慶南大學，燒了一百多個警察、派出所、公家機關，還有執政黨的一些機構。

這個釜馬抗爭為什麼重要？因為他是壓垮朴正熙的最後一根稻草，十八年的獨裁，他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跟總統侍衛長兩個人意見不合。侍衛長比較粗魯，鎮壓釜馬抗爭，中央情報部長到現場去看，覺得強力鎮壓只有反效果。結果總統聽了總統侍衛長的話，強力鎮壓，金載圭認為說總統侍衛長在總統面前講他的壞話，就埋下殺機。10 月 26 號，十天之後，朴正熙總統就被金載圭刺殺，就是因為釜馬抗爭。

然後台灣 1979 跟美國斷交之後，我們也是遇到 12 月 10 號美麗島事件，以世界人權日這個日子辦演講活動，後來上街示威。美麗島事件逮捕幾個人，八個人被軍法起訴。隔年 2 月 28 號，台灣的第二次二二八，八個受刑人當中，林義雄家裡被監視的狀態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歹徒衝進去把林義雄的媽媽跟雙胞胎女兒殺死，開始進入蔣經國恐怖統治。隔年 7 月 2 號，陳文成命案，警總把陳文成約談之後，隔天陳屍在台大校園中。這兩個案子都沒有破，這是恐怖統治的象徵，包括 1984 年開始竹聯幫的黑道，到美國去把江南殺死，之後，1985 年開始有反杜邦化學在鹿港設廠、農民運動、勞工運動。

1979 朴正熙遇刺後，全斗煥發起政變，五個月之後就發生了光州事件。光州事件死了 209 人，四千三百多人輕重傷，我們在戒嚴之下透過社會運動來要求民主化。1986 年 9 月 18 號民進黨在不合法的情況下成立，蔣經國當時講了一句話「抓也解決不了」，所以他默認了民進黨的存在，他就決定隔年 7 月 15 號宣佈解嚴。韓國 1987 年六月抗爭，有一部電影：

「1987：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」，那時候我就在現場，每天戴著防毒面具。所以你看從 1979

到 87 年都一模一樣，很多韓國學者誤會說他們的民主抗爭是由下而上，台灣這邊好像是由上而下，是蔣經國的恩賜。但其實兩邊的領導人都是在民意的壓力之下，向民意投降而民主化、開放改革，這是我補充兩個狀況的比較，統治者都獨裁。

（朱英韶整理；顏瑋洋審閱）

